

越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及其对南海争端的影响^{*}

潘亚玲

[内容提要]美国的族裔游说不仅影响着其母国的真实或想象的国家利益,而且影响着第三国的利益,以及美国、其母国与第三国的关系。越南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及其对南海争端的影响便是典型。在经历了 1975 年后的“难民”、“船民”和“遗民”等三波移民高潮后,越裔美国人今天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特别是越美关系、中越关系、中美关系乃至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变量。由于其历史、经济地位、政治参与等限制,越裔美国人政治游说的反母国特征在越美关系正常化后有所缓解,因此也变得相对复杂:既有较强的反母国心态,又乐见越南的强大和发展。尽管如此,除越南华裔人外的越裔美国人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出奇地一致和强硬:不仅很早(1958 年)便开始发挥其影响力,而且对美国在 2010 年全面介入南海争端的决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越裔美国人围绕南海问题开展的政治游说,极可能启发和动员其他南海权利声索国在美移民开展类似努力,从而不仅使南海争端国际化,还使其在美国国内化。

[关键词]越南裔美国人 政治游说 越美关系 南海争端

[作者简介]潘亚玲,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研究中心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美国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研究。

冷战结束后,利益集团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从而提高了族裔团体政治游说的积极性。随之而来的后果之一是,族裔游说不仅对其母国(移出国)的真实或想象中的国家利益产生了影响,也对第三国利益、美国及其母国与第三国关系等产生了影响。换言之,族裔游说正日益超越美国与其母国间的双边关系,对更大范围的国际互动产生影响,本文所讨论的越南裔美国人(以下简称为“越裔人”)的政治游说便是其典型体现。主要以 1975 年后的“难民”、“船民”和“遗民”为主体,越裔人的政治游说尽管仍带有某种反母国气质,却远不如古巴裔美国人那么坚决和彻底——他们并不反对越美关系正常化,也不试图遏止越南的经济发展。虽然这一复杂心态限制了越裔人的游说成效,但其在南海争端上的积极一致行动,使其影响力明显上升:越裔人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起便试图影响美国和越南的南海政策,近年其行为对美国 2010 年全面

介入南海争端的决策产生了直接影响,并对东南亚其他南海权利声索国在美国的移民产生了示范效应。

一、影响越裔政治游说的人口特征

如同其他族裔的政治游说一样,越裔美国人的游说也是首先由其结构性特征所决定的。越裔人的历史并不长:尽管 1975 年以前就有越南人移民到美国,但数量很少,主要是大学生和少数嫁入美国的越南妇女,还有少数是送到美国参加军事培训的南越军人。1975 年越南战争结束后,大量越南人移居美国。随后的 30 多年里,越裔美国人数量迅速增长,成为美国亚裔人口中的一个规模较大并对美国社会

^{*} 本文是作者承担的 201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亚裔美国人游说与中美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0YJCGJW008)的中期成果。本文有多处越南语材料来源,在此感谢张春博士的翻译帮助。

产生重要影响的群体。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2006年统计,美国共有150万越裔人,其数量位居华裔、印度裔和菲律宾裔之后,成为美国第四大亚裔族群。越裔人的移入总体上可分为三波高潮,越裔人团体的显著特征与此有关。^①

第一波越南移民可被称作“难民”,其离开越南主要是出于对越南统一的“政治迫害与镇压”等的“恐惧”。这批越南人都是在1975年4月西贡解放、越南统一后到美国的,他们都拥有相对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越战结束(1975年4月)到1975年12月,短短8个月内,抵达美国的越南“难民”便高达12.9万余人,遍布美国50个州。^②在这批移民中,很多是南越的政府和军队高官;还有很多与美国人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如秘书、翻译、情报专家、宣传人员等。^③根据一项调查,对这批移民家族户主的构成分析表明,有47.8%的人拥有高中学历,22.9%受过大学教育,7.2%是医生,24%从事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只有4.9%是农民或渔民。^④考虑到当时越南人口中60%以上是农民,可见这批移民大多属精英阶层。

第二波越南移民可称作“船民”,其中大多是(华)侨民”。这一波越南移民离开越南仍是出于政治原因。自1978年越南开始实施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后,大量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越南人开始设法逃离越南,乘船或徒步——因此一般被称作“船民”——通过柬埔寨进入泰国,然后再抵达位于马来西亚、印尼、香港、泰国或菲律宾的难民营,最后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少数西欧国家承认为“难民”,获得合法身份。1976-1988年间,抵达美国的越南“船民”接近50万之众。^⑤需要指出的是,许多“船民”事实上都是越籍华侨。在这一时期,由于越南与中国关系恶化,特别是在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之后,越南政府开始大规模驱逐越籍华侨;这一政策持续数年,多达几十万华侨遭驱逐。尽管有大量的华侨回到了中国,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流向世界各地,其中美国是他们最大的非中国目的地。在这一时期,总计有30万华侨最终进入了美国。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统计,截至2000年,此类越裔人的数量达39万人。这一批越南移民尽管被称作“船民”,

但事实上他们中少有真正的渔民,大多数仍来自于城市,因为乘船的费用并不是一般渔民所能承受的。

第三波越南移民可被称作“遗民”,其大多是先前两波移民的亲属,或是美军在越南的后裔,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来到美国的。在前两波移民进入美国并取得合法身份后,他们在越南的亲属如何移入美国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为避免先前两波移民在路途上遇到的巨大危险,美国和其他国家设计了允许难民直接离开越南进入本国的计划。在美国,这被命名为“有序离境计划”(Orderly Departure Program, ODP)。截至1998年,该计划共接纳了36.2万越南移民。同期,作为美国对其越战“南越盟友”的一种补偿,美国开始执行两项计划,即“人道主义计划”(Humanitarian Operation)和“美亚裔人计划”(Amerasian Program),以支持越南“难民”离境。“人道主义计划”的有效期是1989-1998年,共计有12.3万南越军队士兵、官员及其家属进入美国。^⑥“美亚裔人计划”又称《美国人返乡法》(American Homecoming Act),于1988年在美国国会通过并于1989年开始实施,其关注重点是让美国士兵在越南的子女及其家属回到美国,截至2000年,共接受了约8.4万人。^⑦相对于前两批移民,“遗民”的成分更为复杂,他们往往有着丰富的社会

① 尽管美国人口统计局于2010年对全美人口作了10年一度的调查,但其具体统计数据目前尚无法获得。有关越南裔美国人移入美国的历史分析,可参见J. P. Allen and E. Turner, *The Ethnic Quilt: Population Diversity in Southern California*, Northridge: The Center for Geographical Studies, 1997; Steven J. Gold, *Refugee Communities: A Comparative Field Study*,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92; Hien Duc Do, *The Vietnamese American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9; 梁茂春,“1975-2004年间移居美国的越南人”,载《世界民族》2007年,第1期。

② Hien Duc Do, *The Vietnamese American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9, p. 39.

③ Gail Paradise Kelly, *From Vietnam to America, a Chronicle of the Vietnamese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77, p. 2.

④ Hao N. Phan, *Transnational Politics and Its Effects on the Transnational Cultural Lives of Vietnamese Americans*, M. A. Dissertation,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2010, pp. 42-43.

⑤ C. N. Le, *Asian American Assimilation, Ethnicity, Immigration, and Socioeconomic Attainment*, New York: LFB Scholarly Publishing LLC, 2007, p. 36.

⑥ T. D. Tran, *Vietnamese Americans: A Quarter of a Century in Retrospec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 55.

⑦ C. N. Le, *Asian American Assimilation, Ethnicity, Immigration, and Socioeconomic Attainment*, New York: LFB Scholarly Publishing LLC, 2007, p. 36.

阅历和斗争经验,经常组织右翼团体并召集迁居美国和散居世界各地的越南人投身于他们的“反共事业”。^①

由于上述三波移民高潮,越裔人呈现出以下结构性特征,并对其政治游说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越裔人的移民动机主要是政治考虑,因此其政治立场相对保守,普遍认同持反共产主义立场的美国共和党。例如,根据2000年的一次民意调查,600名受访的奥兰治县越裔人压倒性地将“与共产主义战斗”当作是“首要”或“非常重要”的事务。^②

其次,与其他少数族裔类似,越裔人相对集中,极大地提高了其政治重要性。尽管美国政府一开始便对越南移民实施分散安置政策,但该政策很快便被越裔人的主动回流所瓦解。自1982年起,越裔人日益聚居于南加利福尼亚的奥兰治县,特别是加登格罗夫(Garden Grove)地区——被命名为“小西贡”或称作“流放越南人的首都”。^③目前,越裔人主要聚居于加州大都市地区以及得克萨斯、弗吉尼亚、纽约和佛罗里达等地。

最后,越裔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高,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其展开强有力的政治游说活动。尽管第一波越南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高,但第二、第三波越南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就相差很多。刚到美国的越南人由于自身经济基础差、语言能力不强等原因,多选择待遇不高的工作机会。进入1990年后,越裔人的经济地位得到快速提升。以马萨诸塞州为例,到2007年,越裔人的家庭平均年收入达到5.7万美元,人均年收入达到2.3万美元,但仍明显低于亚裔美国人6.9万美元的家庭平均年收入和3万美元的人均年收入水平。^④

二、越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实践

越裔人政治立场相对保守和人口相对集中的特点,使其具备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但其经济地位相对不高,又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其政治影响力的发挥。正如有学者所说,可从美古关系和美越关系的鲜明对比中,发现古巴裔美国人和越裔人的差异,即存在另一种“黄金法则”:谁拥有和给予金钱(黄金),谁便能主宰规则。因此,美国能继续对古巴强

硬,却对越南开放。^⑤由此可见,越裔人的游说表现出一种“半心半意”状态,介于典型的积极游说与反母国游说之间。

与其移民历程相一致,越裔人的政治游说很大程度上始于1975年后。当然,在1955-1975年间,越南政权,特别是吴庭艳政权在美国培育了大量的游说力量,为后来的游说打下了基础。^⑥但那一时期的游说多为美国人自身出于宗教热情和反共等原因而展开的,因此越裔人的政治游说仍须待大量越南人移民美国后才能正式展开。历史地看,越裔人的政治游说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其分界线是1995年的越美关系正常化。

在1995年之前,由于强烈的冷战记忆和越美关系敌对,越裔人的政治游说带有较强的反母国游说特征。这一时期的越南移民大多带有强烈的“反共产主义”情绪,因此极易转化为更为保守的政治认同。^⑦保守的越裔人组织了大量的游说团体,最著名的包括“越南裔美国人全国大会”(National Congress of Vietnamese Americans,以下简称“越裔人全国大会”)、“柬老越裔美国人教育与发展全国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and Advancement for Cambodian, Laotian and Vietnamese Americans)、“船民SOS”(Boat People SOS)、“越南政治犯家庭协会”(Families of Vietnamese Political Prisoners Associ-

① 梁茂春“1975-2004年间移居美国的越南人”,载《世界民族》2007年第1期,第73页。

② Christian Collet, “The Determinants of Vietnamese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indings from the January 2000 Orange County Register Pol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American Studies, Scottsdale, AZ, 2000.

③ Jeffrey Brody, “Little Saigon: County’s Vietnamese Enclave Succeeds the American Way”, *The Orange County Register*, Jan. 11, 1987, p. C1.

④ Shauna Lo, *A Profile of Asian Americans in Massachusetts: Data from the 2005 - 2007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Three-Year Estimates*, Boston: Institute for Asian American Studies, June 2009, p. 13.

⑤ Craig Butler, “Trading with the Enemy: Why is the U. S. Courting One Communist Country While Destroying Another?” IMPACT Press, December 2001, <http://www.impactpress.com/articles/dec-jan01/cuba120101.html>. (上网时间:2010年10月10日)

⑥ Joseph G. Mogen, *The Vietnam Lobby: The American Friends of Vietnam, 1955-197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7; James T. Fisher, “With Friends Like These...”,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25, No. 4, Dec. 1997, pp. 709-714.

⑦ Jessica Meyers, “Pho and Apple Pie, Eden Center as a Representation of Vietnamese American Ethnic Identity in the Washington D. C. Metropolitan Area, 1975-2005”, *Journal of Asian American Studies*, Vol. 9, No. 1, February 2006, p. 59.

ation),以及“越南裔美国人政治行动委员会”(Vietnamese-American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等。在这一阶段,越裔人政治游说的成功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支持“自由亚洲电台”的成立。越裔人大约自1985年前后起,便致力于推动“自由亚洲电台”的设立,主要游说手段包括写请愿信和与国会议员见面。在1994年相关决议的表决过程中,越裔人是亚裔美国人中唯一集体性支持该决议的族裔。第二,获得对美国国务院的诉讼胜利。1994年3月,250名越裔人联名起诉美国国务院,迫使其重新评估其对滞留香港的越南船民的移民政策,而非遣返或迫使他们重新申请移民。最后,通过对国会议员、特别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莱斯利·伯恩(Leslie Byrne)的游说,越裔人成功地使国会通过议案,将1994年5月11日定为“越南人权日”。^①

越裔人这一阶段的反母国游说还体现在其内部对于是否支持越南的激烈争论甚至暴力行为中,一些倡导越美外交或贸易关系正常化的越裔人处境往往比较艰难。例如,著名的反战活动家段文遂(Doan Van Toai)曾因撰写了一篇倡导越美建立外交关系的文章而于1989年8月被枪杀。^②又如,倡导与越南开展贸易关系的一对夫妇阮文累(Nguyen Van Luy)和范氏刘(Pham Thi Luu)于1984年5月28日在旧金山被枪杀。^③在20世纪80年代末越南经济几近崩溃之际,多数越裔人仍认为,不应当拯救河内的共产党政权,除非它放弃共产主义。

随着冷战结束以及越裔人日益融入美国社会,其政治游说也逐渐转型,到1995年越美关系正常化后进入第二个阶段,即一方面并不反对越美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的正常化,另一方面仍对越南国内的政治体制、人权、民主及宗教自由等持负面看法。这种复杂心态导致越裔人一方面支持越美关系发展并欢迎越南国内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强硬措施迫使越南改善国内的政治、人权、宗教自由等状况。

尽管自认为是“难民”,越裔人仍对母国有着强烈的情感关切。许多越裔人都希望能在越南实现民主后重返越南。例如,一份对奥兰治县越裔人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62%的受访者表示希望在越南实现自由民主后回到越南。^④正是出于对母国的情

感依附,越裔人逐渐地对越美外交关系正常化、贸易关系发展等不再持否定态度,尽管他们往往同时强调越南国内政治的发展状况。很大程度上由于经济能力和参政意识等原因,越裔人并未对1995年的越美关系正常化产生太大影响。他们大都相信,建立外交关系可能会使两国经贸关系得到强化,但必然会使越南当局付出相应的政治代价,即改进越南的人权、宗教、民主等问题。例如,康狄涅格州“越南政治犯协会”(Vietnam Political Prisoners Association of Connecticut)会长便认为,经济计划必须要有拯救越南民主的配套措施。^⑤又如,2009年当选的首位越裔人国会众议员约瑟夫·高(Anh ‘Joseph’ Cao,新奥尔良州,共和党)于2010年访问越南时的讲话更体现了这种复杂心态。他对越南的发展表示兴奋,认为尽管越美双方存在诸多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合作。我的许多期望与越南政府的政策并不吻合,但我仍希望我们可继续合作”。^⑥

出于对母国的关心,越裔美国人很大程度上支持越南的国内经济发展,这一现象最为明显地体现在越裔美国人汇回越南的侨汇和尝试为越南创造与美国沟通的渠道方面。越裔汇回越南的侨汇在1990年只有0.23亿美元,到1995年越美关系正常化时飙升至2.85亿美元,增长了12.4倍;此后更是

^① Ms. Kathleen Newland, “Impact of U. S. Refugee Policies on U. S. Foreign Policy: A Case of the Tail Wagging the Dog?” in Michael S. Teitelbaum and Myron Weiner eds., *Threatened Peoples, Threatened Borders: World Migration and U. S. Policy*, New York: The American Assembly, 1995, pp. 210-214.

^② David Reyer, “FBI Failing to Protect Vietnamese Who Advocate Ties to Hanoi, Activist Claims”,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1, 1989, Metro section.

^③ Tran Ngoc Tuyen, *Behind the Smoke and Mirrors: The Vietnamese in California, 1975-1994*,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7, p. 197.

^④ Jeffrey Brody, Tony Rimmer and Edgar Trotter, “Vietnamese Americans and the Media: The First 25 Years”, April 19, 2000, <http://www.calstate.edu/newsline/Archive/99-00/000419-Ful2.shtml>. (上网时间:2010年10月10日)

^⑤ Mary K. Feeney, “Vietnamese Americans Differ On Normalization”, Jul. 12, 1995, *Courant*, http://articles.courant.com/1995-07-12/news/9507120142_1_vietnamese-american-vietnam-political-prisoners-association-vietnamese-people. (上网时间:2010年10月10日)

^⑥ “First Vietnamese-American congressperson visits Vietnam”, *VietNamNet*, Jan. 5, 2010, <http://english.vietnamnet.vn/politics/201001/First-VietnameseAmerican-congressperson-visits-Vietnam-887923/>. (上网时间:2010年10月10日)

迅速增长,到2007年达55亿美元。^①为了促进越南在美国的商业利益,也有人建议越南充分利用美国的游说机制,特别是通过越裔人的力量。^②深受越裔人游说影响的参议员杰姆·韦布(Jim Webb,弗吉尼亚州,共和党)就认为:尽管越美在人权、宗教自由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美国有200多万越裔人,他们可以在越美之间架起很好的沟通桥梁。^③

尽管如此,越裔人对越南的政治体制、人权、宗教自由等状况仍持强烈的负面态度,往往要求美国政府在给予越南经济利益时附加政治条件。例如,在美国国会2006年7月就给予越南“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PNTR)表决前,有包括“越南民主同盟”、“越南宗教自由委员会”、“越南人权理事会”等在内的50多个越裔组织在《今日美国》上发表了一封致布什总统和美国国会的公开信,要求他们关注越南的人权记录,并提出赋予PNTR的前提条件,包括释放所有宗教犯和政治犯、停止软禁、允许和承认独立的都会和工会、真正开放媒体等。该公开信最后呼吁:“在符合上述条件之前,(请)拒绝给予越南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以PNTR地位。”^④又如,在2007年春,由于越南政府逮捕了一些宗教人士,在诸多越裔人团体的推动下,白宫和国务院公开批评越南政府,布什总统和切尼副总统还于同年5月与越裔人权活动家举行了长达45分钟的见面会,国会众议院就此以404:0的高票通过一项谴责越南的决议案,国会众议院“美越国会连线”组织(U.S.-Vietnam Congressional Caucus)主席艾尔·布鲁门瑙尔(Earl Blumenauer,民主党,俄勒冈州)也宣布辞职,以抵制越南政府的行为。^⑤再如,在2010年7月美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越南前夕,长期支持越裔人政治诉求的国会众议院“美越国会连线”主席洛瑞塔·桑切斯(Loretta Sanchez,民主党,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巴巴拉·博克斯(Barbara Boxer,民主党,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梅尔·马丁内兹(Mel Martinez,共和党,佛罗里达州)等都要求希拉里就人权、宗教自由等问题与越南政府交涉——事实上希拉里也这样做了。^⑥

越裔人对待其母国的复杂心态,导致了诸多与越南相关的问题都颇具争议性。例如,1998年12

月,南加利福尼亚“小西贡”的威斯敏斯特市的一位越裔小贩在他的店门口悬挂了一幅大型的胡志明画像和一面越南国旗,引发了一场长时间、大规模的越裔人抗议活动。这场抗议长达4个月,参加人数最多时达1.5万人。整个抗议活动有53天发生在这家小店门口,抗议者要求店主取下胡志明画像和越南国旗,但店主声称这是他的自由,拒绝这样做。^⑦又如,《时代》杂志在2010年11月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将胡志明列为世界十大曾被囚禁的自由卫士,美国的“越南民主党”就此专门致信《时代》编辑部,表示抗议并要求更正。^⑧

尽管目前尚难以断言,但2008年美国大选似乎透露出越裔人政治游说即将转型的信号,因为他们的投票结构出现了变化的迹象。尽管越裔人对共和党的总体支持并未改变,但深入考察会发现背后的潜流:一方面,越裔人是亚裔美国人中唯一更支持约翰·麦凯恩的族裔团体,对他的支持率是对巴拉克·奥巴马的2倍。另一方面,奥巴马得到的在美国出生的越裔人的选票高达69%,而在18-29岁的越裔人中的选票也高达60%。尽管这两个团体

① 黄莹《当代海外越南人的现状及其对越南经济发展的作用》,广西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31页。

② Do Thi Thao, *Corporate Lobbying in the U. S. and Implications for Vietnam*, B. A. Dissertation,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2009, pp. 41-44.

③ “Vietnam is always important to the US”, *VOA News*, Jul. 7, 2010, <http://english.vovnews.vn/Home/Vietnam-is-always-important-to-the-US/20107/117258.vov>. (上网时间:2010年10月10日)

④ “Open Letter on Vietnam from Human Rights and Fair Trade Advocates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mbers of Congress”, *USA Today*, Jul. 11, 2006, http://www.vietnamhumanrights.net/website/OpenLetter_071106.htm. (上网时间:2010年10月10日)

⑤ Mark E. Manyin, “U. S. -Vietnam Relations: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CRS Report*, Order Code RL33316, October 2008, p. 17.

⑥ “Hillary’s Chinese Water Torture”, *The Economist*, Nov. 2, 2010,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democracyinamerica/2010/11/east_asia_summit “Congressional Caucus on Vietnam urges Secretary Clinton to press for human rights in Hanoi”, *Viet-Am Review*, Jul. 16, 2010, http://vietnamreview.blogharbor.com/blog/_archives/2010/7/16/4620926.html. (上网时间:2010年11月3日)

⑦ Nhu-Ngoc T. Ong and David S. Meyer, “Protest and Political Incorporation: Vietnamese American Protests, 1975-2001”,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cy, UC Irvine, Jan. 4, 2004, p. 1.

⑧ Cong Thanh Do, “Protest Time Magazine selection of Ho Chi Minh as a freedom fighter”, *The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of Vietnam*, Nov. 22, 2010, http://vietnamreview.blogharbor.com/blog/HanoiPropagandainUSA/_archives/2010/11/23/4687099.html. (上网时间:2010年11月30日)

在越裔选民中占少数(分别为 15% 和 25%) ,但他们显然是未来越裔人的主体。^① 此外,越裔人的党派属性也在发生变化: 45 岁以上的越裔人更愿意登记参选,且多注册为共和党人;而 45 岁以下的越裔人多注册为民主党人,或独立党派,参选比例仅为前者的一半。^②

三、越裔美国人政治游说与南海争端

很大程度上由于其经济地位和政治参与的限制,越裔人的政治游说总体上影响力并不大,特别是与以色列裔美国人、古巴裔美国人等相比较。但如果从中国、中美关系、中越关系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等角度看,越裔人的政治游说就相当重要。因为尽管他们在事关越南的问题上开展政治游说的积极性和能力都有欠缺,但在涉及南海问题及其他中越领土、领海争端问题上,越裔人的政治游说可能是所有亚裔美国人中最积极的,其影响也随着美国于 2010 年全面介入南海争端而得以凸显。

越裔人对南海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1958 年 4 月 19 日,当时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致函周恩来总理,表示承认中国有关西沙和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的立场。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越裔人迅速将当天的越南《人民报》复印后在越裔人社团中散发,立即引起越裔人的强烈反对,称越南政府的这一行为是“卖国”。^③ 此后,中越领土争端便成为越裔人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尽管越裔人内部在如何对待越南的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但在“保卫越南的祖产”不致让给中国问题上,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保卫”越南“祖产”方面,态度最激烈的是海外越南人。他们大多数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流亡者,对越南政权有十分强烈的对立情绪,对中国曾帮助越南打赢两场战争从而赢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并无好感。更习惯接受西方价值观的他们,在西沙和南沙群岛问题上调子最高:不但要西沙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更要整个南海的主权。^④

冷战后的 1991-1993 年间,在美国带头制裁中国的情况下,少数越裔人看到了在南海问题上落井下石的机会,致力于建立一个“海外越南人总联

会”。当这一努力失败后,他们又于 1995-2000 年间召开了 4 次筹备会议,试图筹建一个保卫“长沙群岛”(南沙群岛)民族阵线。为配合越南国内围绕南沙问题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越裔人分别于 2002、2005 年举办了两次“保卫领土大会”。^⑤ 他们甚至组织越裔人到中国驻美国休斯敦总领事馆门外进行示威活动。当然,这些组织也支持在越南国内的反对其政府“出卖”领土、领海给中国的行为,特别是支持在河内和胡志明市非法举行的多次示威活动。

对美国南海政策影响最大的越裔人团体是“越裔人全国大会”。该组织通过广泛采取政策倡议、资助国会议员选举、与议员会面等手段进行游说,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例如,2003 年 11 月,在越南国防部长范文茶访美期间,“越裔人全国大会”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政策倡议书,表示欢迎越美关系的积极发展,但认为必须同时兼顾:理论上两国政权的性质仍存在本质性差异,越南仍是一党专制;两国对人权、宗教自由、政治与公民权利等问题仍存在重大分歧;两国发展阶段差异较大;等等。该倡议书认为,范文茶访美的目的,更多不在于越美双边关系,而在于如何联合遏制中国。^⑥ 又如,曾参加过越南战争的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东亚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杰姆·韦布认为,越美是天然的朋友,越南对美国有战略意义,美国在越南的存在尤

^① Mark R. Yzaguirre, “GOP Losing Vietnamese American Voters”, *Frum Forum*, Aug. 24, 2010, <http://www.frumforum.com/gop-losing-vietnamese-american-voters>. (上网时间: 2010 年 11 月 30 日)

^② Christian Collet and Nadine Selden, “Separate Ways …… Worlds Apart? The ‘Generation Gap’ in Vietnamese America as Seen Through The San Jose Mercury News Poll”, *Amerasia Journal*, Vol. 29, No. 1, 2003, pp. 211-212.

^③ Tam Viet, “The Overseas Vietnamese and the South China Conflict: What Can We Do to Contribute to a Solution?”, p. 1, <http://www.ncvaonline.org/conferences/2010/NguoiVietHaiNgoaiVaVanDeBienDong.pdf>. (上网时间: 2010 年 11 月 30 日)

^④ 冯永孚“越南人的南沙焦虑”,《世界博览》2010 年,第 15 期,第 40 页。

^⑤ Tam Viet, “The Overseas Vietnamese and the South China Conflict: What Can We Do to Contribute to a Solution?”, pp. 1-2, <http://www.ncvaonline.org/conferences/2010/NguoiVietHaiNgoaiVaVanDeBienDong.pdf>. (上网时间: 2010 年 11 月 30 日)

^⑥ “Policy Recommendations”, National Congress of Vietnamese Americans, November 2003, http://www.ncvaonline.org/archive/analysis_VietnameseAmericanRelations_Nov03.shtml. (上网时间: 2011 年 11 月 30 日)

其重要。越南的大国平衡外交对于强化越美关系异常重要,对于东南亚、南海地区的稳定也异常重要。^①2009年7月,韦布主持了一场“东亚的海上争端与主权问题”听证会。他在会上的讲话明显受到越裔人的影响,提及中国拘留越南渔民问题,声称“这些争端严重影响到地区内其他国家,只有美国有能力和手段对抗中国带来的力量失衡。如果我们要维持地区内地缘政治的均衡,保证对所有国家都公正,保护每个寻求和平解决争端的国家的声音,我们就有义务那样做”。^②一个月后,在访越期间,韦布再次强调,美国应帮助越南“制衡中国”。^③

2009年是越裔人围绕南海问题开展政治游说最为积极的一年,这对2010年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2009年4月,“越裔人全国大会”、“越南裔美国人之声”(Voice of Vietnamese Americans)等组织与参议员杰姆·韦布会面,表达他们对于南沙群岛归属争端的观点,并要求韦布能替越南讲话。2009年7月,当美国驻越南大使麦克·米察雷(Michael Michalak)返美述职时,上述越裔人团体代表与之会晤,在谈及南海问题时,大使说“美国不会站在某一方面”,而会追求一种“区域性解决方法”。^④

2009年12月,“越裔人全国大会”与其他越裔人团体一道拜访国会议员,包括巴巴拉·博克斯、约翰·麦凯恩、山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共和党,堪萨斯州)和杰姆·韦布4位参议员,以及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共和党,新泽西州)、埃德·罗伊斯(Ed Royce,共和党,加利福尼亚州)、桑切斯、乔·洛夫格伦(Zoe Lofgren,民主党,加利福尼亚州)、弗兰克·沃尔夫(Frank Wolf,共和党,弗吉尼亚州)、高、迈克·洪达(Mike Honda,民主党,加利福尼亚州)等6位众议员。尽管会谈的主要目的是讨论越南人权问题,但也讨论了南海争端问题。2010年6月,“越裔人全国大会”再次派代表赴国会游说,并拜访了上述6位众议员、布朗巴克参议员及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其主要使命是推销该组织所提出的“完整”的“南海问题解决方案”。其主要内容包括:(1)统一对南海地区的国际名称,称其为“东南亚海”(Southeast Asia Sea),以便各国在讨论

该问题时更方便交流;(2)组织一次由国际和越南专家学者参加的研讨会,就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达成统一观点;(3)组织由除中国外的南海相关权益声索国代表参与的国际会议,共同“遏制中国在南海地区的霸权行径”,地点可选在东南亚或日本。^⑤在听取了该方案后,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两位主要成员表示高度赞赏。他们说:“东南亚各国都要求我们站在他们一方……但这使得我们无法站在任何一边。有了你们这样一个全面方案,美国才可随时表态支持。”^⑥

随着越南担任2010年东盟主席国,越裔人围绕南海争端的政治游说愈益积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北加利福尼亚越裔人社团”(Vietnamese American Community of Northern California, VAC-NORCAL)。2010年5月20日,就在希拉里即将访问越南参加东盟地区论坛之前,该组织向国务院和希拉里请愿,希望美国帮助被中国抓捕的越南渔民、谴责中国海军并关注南海局势。^⑦当希拉里于7月高调介入南海问题后,该组织于2010年8月18日向她致信,表达“最诚挚和最深的谢意”,并希望国务卿能持续关注

^① “Vietnam is always important to the US”, *VOA News*, Jul. 7, 2010, <http://english.vovnews.vn/Home/Vietnam-is-always-important-to-the-US/20107/117258.vov>. (上网时间:2011年6月3日)

^② “Opening Remarks of Senator Jim Webb at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Hearing on Maritime & Sovereignty Disputes in Asia”, Jim Webb website, July 15, 2009, <http://webb.senate.gov/newsroom/pressreleases/2009-07-15-01.cfm>. (上网时间:2011年6月3日)

^③ “In Vietnam, Webb Says US Must ‘Balance’ China”, *VOA News*, August 19, 2009, <http://www.voanews.com/english/news/a-13-2009-08-19-voa32-68754932.html>. (上网时间:2011年6月3日)

^④ Tam Viet, “The Overseas Vietnamese and the South China Conflict: What Can We Do to Contribute to a Solution?”, p. 3, <http://www.ncvaonline.org/conferences/2010/NguoiVietHaiNgoaiVaVanDe-BienDong.pdf>. (上网时间:2011年6月3日)

^⑤ Tam Viet, “The Overseas Vietnamese and the South China Conflict: What Can We Do to Contribute to a Solution?”, p. 4, <http://www.ncvaonline.org/conferences/2010/NguoiVietHaiNgoaiVaVanDe-BienDong.pdf>. (上网时间:2011年6月4日)

^⑥ Tam Viet, “The Overseas Vietnamese and the South China Conflict: What Can We Do to Contribute to a Solution?”, p. 4, <http://www.ncvaonline.org/conferences/2010/NguoiVietHaiNgoaiVaVanDe-BienDong.pdf>. (上网时间:2011年6月3日)

^⑦ “Petition Letter to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The Vietnamese American Community of Northern California, May 20, 2010, [http://newsforce1.com/petition/petition100515_eng_corrected\(1\).pdf](http://newsforce1.com/petition/petition100515_eng_corrected(1).pdf). (上网时间:2011年6月3日)

注该问题。^①

越裔人在南海争端上的政治游说已经产生了广泛效果,这不仅体现在希拉里2010年高调宣布美国在南海也有“国家利益”,并要求南海争端通过多边论坛解决上,还体现在它对美国国会议员、对南海争端的其他各方在美国的族裔团体的动员上。例如,一贯支持越裔人要求的参议员韦布便于2011年4月中旬再度访问越南。访越期间,他不仅再次谈及南海争端,还将议题扩大至湄公河的大坝修建问题。^②又如,到目前为止,已有不少印尼裔美国人、马来西亚裔美国人、菲律宾裔美国人在“越裔人全国大会”发起的将南海的名称统一为“东南亚海”的请愿活动中签名。就此而言,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尽管美国有自身的系统性政策,但越裔人围绕南海问题的政治游说对中美、中越、中国—东盟等围绕南海问题的紧张关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当然还应看到,越裔人中也存在少数力量,对于抵消类似“越裔人全国大会”等组织的游说努力有积极作用,那就是“越南—中国裔美国人”(简称为“越华裔人”)。如前所述,有诸多越裔人事实上是来自于中国的越南人,因此这些越华裔人在美国面临着—个远较其他单一母国的族裔团体更为复杂的认同建构问题。越华裔人往往同时对越南和中国都有着情感联系,因此他们并不愿意看到越南与中国关系恶化,或其他因素导致越中关系恶化。^③因此,越华裔人的选择往往是充当越裔人与华裔人的桥梁,设法以亚裔美国人等更大的框架来缓解甚至协调越裔人与华裔人的政治行动,其中较为著名的团体是“越老寮华裔美国人政治行动委员会”(IndoChinese American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IAPAC)。该组织是由在美国的越华裔人、柬华裔人和老华裔人于2000年所组建,旨在动员越华裔人、柬华裔人和老华裔人更大程度地参与美国政治。由于其成员的多国经历,“越老寮华裔美国人政治行动委员会”更多追求的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华侨之间的团结,而非狭隘的利益关切。自2000年成立以来,该组织已成功地为众多政治候选人筹集竞选资金,包括众议员赵美心(Judy Chu,民主党,加利福尼亚州)、谢安达(Adam Schiff,民主党,加利福尼亚州),

也包括地方性的州众议员,如加州的伍国庆(Mike Eng)、陈文(Van Tran)、阮副(Phu Nguyen)等。^④由于存在类似上述越华裔人团体的努力,越裔人在南海争端上的影响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

结论

源于美国国内政治特性的政治游说,正日益为各族裔团体所熟练运用;但值得关注的是,族裔游说的影响往往并不局限于对其母国的影响。如同本文所论证的,由于其特殊的移民历程、经济地位和参与美国政治的经历等,越裔人在1995年越美关系正常化前有着明显的反母国游说特征,但在之后却变得相对复杂——它一方面不反对甚至支持越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又试图为这种支持附加一些政治条件。由于这一复杂心态,越裔人的政治游说对美国的越南政策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有限的。

但不能因为这一事实而认为越裔人的政治游说无足轻重。因为,越裔人政治游说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对南海争端的影响。除了越华裔人外,越裔人大多都立场一致地反对越南对中国“让步”;此外,他们还试图游说美国政府在南海争端上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试图提供其所谓“全面解决方案”。更为长远的影响,也更值得密切关注的或许是,越裔人的这一努力可能动员东南亚所有南海权利声索国的在美移民行动起来,进而不仅导致南海争端的国际化,而且还将导致南海争端在美国的国内化。○

(责任编辑:马燕冰)

^① “Gratitude Letter to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The Vietnamese American Community of Northern California, August 18, 2010, <http://www.newsforce1.com/petition/thankyou.clinton.100813.eng.word03.pdf>. (上网时间:2011年6月3日)

^② “Sen. Jim Webb to Visit Korea, Vietnam, Japan and Guam”, Senate, April 17, 2011, <http://webb.senate.gov/newsroom/press-releases/04-14-2011-01.cfm&sa=U&ei=OqHpTYCwH4ymuQO9ytzRDw&ved=0CBkQFjAD&usg=AFQjCNHp7RxxoFU6TgvApSPEqENcIEUuLQ>. (上网时间:2011年6月3日)

^③ 有关越华裔美国人的认同建构,参见 Monica M. Trieu, *Identity Construction among Chinese-Vietnamese Americans: Being, Becoming, and Belonging*, El Paso: LFB Scholarly Pub. LLC, 2009.

^④ “What is IAPAC?” IAPAC, <http://www.iapacusa.org/>. (上网时间:2011年4月25日)